



金融第一帝国

罗斯柴尔德 家族传

250年前法兰克福的普通犹太商人。19世纪控制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经济命脉的神秘金融家族。
一个罗斯柴尔德=50万亿美元=800个比尔·盖茨

MAYER AMSCHEL 魏明仁◎编著
ROTHSCHILD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金融第一帝国
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魏明仁◎编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魏鸣仁 编著.—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609-8494-0

I. 金… II. 魏… III. 罗斯柴尔德, M. A. (1744~1812)-家族-列传
IV. K835.165.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77013 号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魏鸣仁 编著

责任编辑:曹霞

封面设计:金刚

责任校对:李敏

责任监印:张正林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1321915

录排:华中科技大学惠友文印中心

印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10mm×1060mm 1/16

印张:14.75

字数:222千字

版次:2013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29.8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提起罗斯柴尔德家族，你会想到什么？财富？没错，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富究竟有多少，我们现在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把“富可敌国”这个词用在他们身上绝对不算过分。可能还有一些人对这个姓氏比较陌生，那是因为在这个家族一贯低调。在我们的印象中，比尔·盖茨是世界首富的代表，殊不知，比尔·盖茨的财富跟罗斯柴尔德家族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这是一个神奇的家族，老梅耶·罗斯柴尔德从一个学徒做起，到他儿子一代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金融王国。整个欧洲几乎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各国政要显贵纷纷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交好，英国、德国（普鲁士）、法国、俄罗斯、奥地利、等众多欧洲国家都求助过罗斯柴尔德家族旗下的银行。到底是什么让他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崛起，取得了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呢？

翻开本书，你将看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神奇魅力。这不是一本史书，但你在读这本家族崛起的传记时，也可以了解到那段时间欧洲的一些历史。

欧洲有信仰基督教的基础，长久以来，远离家园的在欧洲的犹太人一直处于低人一等的地位，欧洲各地都不时地爆发过一些反犹太人的暴动，政府的政策条令中也有明显的对犹太人的歧视条例。罗斯柴尔德一家是忠诚的犹太教信徒，梅耶一家生活在条件艰苦的法兰克福犹太街，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在很多方面都受到限制。梅耶在这个时候定下了“罗斯柴尔德”的家族姓氏，从他开始，一直到后来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子孙后代们，都在为争取犹太人的利益而努力。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代的五兄弟，每一个都是欧洲有名的银行家。五个人各自在当地都闯出了名堂，他们互通合作，充分发挥了信息联合的优势，几乎在欧洲没有对手。他们由此建立起来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信息系统甚至令政府的情报系统相形见绌。事实上，罗斯柴尔德家族最有心得的就是跟政府做生意，在这个时间段，欧洲的每一次战争、每一次革命，都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创造了大量的业务机会，给政府提供贷款更是他们的常事。

犹太民族是一个特别会赚钱的民族，罗斯柴尔德家族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人们其实最想知道的是：究竟是什么让罗斯柴尔德家族延续了200多年的时间依然屹立不倒？当初定下了罗斯柴尔德家族许多家训的梅耶不知道会不会想到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发展到今天的样子，但可以确定的是，兄弟之间要保持团结的遗训被这个家族代代传承了下来，中国的老话“富不过三代”也被这一家族完全打破。

今天我们不可能完整地还原罗斯柴尔德家族发迹的全部细节，即便清楚了所有的过程，也不可能再重复一次这样的奇迹。不过，我们相信，每一位读者都可以从他们的故事里找到我们可以借鉴的智慧，而这也正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第一章	罗斯柴尔德起源	1
	犹太街	2
	犹太人梅耶	8
	罗斯柴尔德	10
第二章	滑铁卢战役背后的生意人	13
	时机出现	14
	抓住机会	16
	战争背后的生意	19
	生意的秘诀	22
	内森的滑铁卢	25
第三章	和政府做生意	30
	新的竞争	31
	反击和手段	34
	与英国政府的关系	36
	“神圣同盟的主要盟友”与其他国家	39
	革命中的生意	44
第四章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信息网络	50
	“一夜成名”的内森	51
	信息网络雏形	53
	消遣秘密的信息网络	56
	维克多的间谍嫌疑	58
	大隐隐于市	61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第五章	伦敦金融城的大鳄——内森	63
	内森版图	64
	英国的借债史	65
	英国国债的诞生	68
	入驻伦敦大放异彩	72
	生意之外的内森	78
	内森的传说	83
第六章	子承父业，吞吐天下的莱昂内尔	90
	继承罗斯柴尔德家族事业	91
	曲折的政治生涯	93
	不善言辞	98
	后人	103
第七章	法兰克福的金融统治者——阿姆斯洛	108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大本营——法兰克福	109
	慷慨的阿姆斯洛	111
	法兰克福的强大的罗斯柴尔德	113
第八章	奥地利的金融教父——所罗门	117
	维也纳的机会	118
	进入维也纳的生意人	119
	政府的提款机	122
第九章	拿下两西西里王国——卡尔	125
	来到意大利	126
	混乱中的亚平宁半岛	127
	击败商业联盟	130
第十章	巴黎银行的开创者——詹姆斯	133
	更迭的政权不变的负担	134
	初到巴黎	139
	对手	142
	证券大王和铁路大王	149

结交海涅与巴尔扎克	156
社交与后人	161
第十一章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赚钱信仰	167
犹太信仰	168
复国的梦想与努力	172
面对大灾难的不屈抗争	175
重信守约	179
第十二章 团结经商 合作共赢	181
企业重于家族	182
合作	183
团结	188
分歧插曲	193
第十三章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社会和文化追求	196
奢华建筑	197
社交娱乐	207
钟情音乐和艺术	211
爱情与婚姻	218

第一章

罗斯柴尔德起源

什么样的人成就什么样的事，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 德语意为红色的标志)果然很红火。

“没错，我亲爱的朋友，世上一切包含着一个同样的规律：做什么样的事就得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承认但丁伟大，但是在他之前是累积下来的几个世纪的文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富，也是经过了几代人努力积累起来的。”

——歌德



犹太街

在法兰克福，曾经有一条犹太街，今天除了残存的一点墙基之外，已经看不出什么面貌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约 600 万名犹太人惨遭杀害，尤其是在德国，希特勒对于犹太人的仇视近乎疯狂。历史上，欧洲一直对犹太人有成见，从很多流传至今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法兰克福也是一个有着长久的反犹太人传统的地方，在通往法赫特门的萨克森豪斯大桥，有一幅著名的反犹太宣传画“Judensau”——意思是“犹太人的母猪”。每个人经过那里都可以看到，在墙上描绘着三个犹太人和一头母猪，内容猥琐恶心，一个人正吮吸母猪的乳汁，另一个人则是抓着母猪的尾巴，还有一个人则吃着母猪的大便，画里还特别给抓着母猪尾巴的人着上了犹太人的希伯来长袍。另一旁的是满意地看着这个画面的“犹太恶魔”。这里还有另一幅反犹宣传画，画面更残忍血腥。一个满身全是刀伤的死婴张着两臂，身下有着 9 把短剑。画上面还有文字说明：“在 1475 年濯足节星期四这天，只有两岁的可怜的小西蒙被犹太人杀害。”这是“特伦特的西蒙案件”的一个解释，说犹太人对异教徒异常残忍，他们杀害异教徒的小孩，只为用他们的鲜血给面包发酵。

从 14 世纪以来，类似这样的图画就出现在了欧洲的很多木雕、印刷品里。德国则是流传了很多关于犹太人残忍谋杀的故事。出生于法兰克福的歌德自然对这些毫不陌生，犹太人、母猪以及死婴这样的标志都是经过官方核准的，歌德认为这些“并不是个人仇恨的产物，而是作为一种公共纪念物出现的”。

法兰克福在 12 世纪中叶就已经有了犹太人社区的历史记录，人口只有 100 多人。此后，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等原因，犹太人遭受多次迫害。13 世纪中叶，人们担心犹太人会与蒙古人联合，因此在法兰克福爆发了一场所谓的“犹太战争”，当时居住在这里的犹太人有四分之三被杀。到了 14

世纪中期，一些苦修的人散布谣言，称犹太人将会把瘟疫带进法兰克福，犹太人再次遭到屠杀。或者正是经历了多次的苦难，造就了犹太人的坚韧。每次灾难之后，他们又会不辞辛苦地重建家园。

1458年，腓特烈三世命令将犹太人集中到一起，并为他们找了一个聚居的地方——位于城市东北边缘地区的一条狭长的街道，这里就被称为“犹太街”。说它是“街”并不完全准确，在这个特定的“犹太人聚居区”（ghetto，源自意大利语中的 borghetto，郊区的意思），街道两边都建有大门，各种限制让这里倒更像一个监狱，而官方的说法却是为这110名犹太人提供保护。之前在1236年的时候，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宣布了犹太人“是我们忠实的佣人和仆人”，从那时开始，犹太人获得了各市政厅的“保护”。虽然如此，但事实是，犹太街的地位仍非常低。到1537年，犹太街中路德教徒的数量占据了大多数，而他们对犹太人一直就有很强的敌意，这时候的犹太街已然成了某种形式的避难所。之后，从记录来看，1542—1610年期间，犹太街的人口数量增长了400~1380人，很多新兴人口流入。随着人口增多，犹太街上各方面呈现出一种紧张的态势，长久以来的反犹情绪又一次爆发，这次直接演化为一场大规模的暴力活动，历史上称之为“菲特米尔茨暴乱”。跟历史比起来，这次事件的后果还不是那么严重，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屠杀。很快，军队介入平息了事件，并捕捉了暴乱的领导者文岑茨·菲特米尔茨和其他人，按照之前皇帝许诺的“保护”政策，犹太人得以回归，而菲特米尔茨等人则被处以绞刑。

但实际上，政府并不是白白提供这些“保护”的，每个犹太人为此需要缴纳费用税或者是人头税。同时，为了提供有效“保护”，政府对于犹太人的限制异常严格，有一本由斯塔提格凯特议会设定的专门管制犹太人的法规里面有诸多细致规定，并且要求每年在各个主要的犹太人教堂里宣读。这些规定包括：限制犹太人人口在500个家庭之内；限定每年只可以举办12场婚礼；规定结婚年龄是25岁；每年只允许不超过两个人从外部进入犹太街定居。法规中对于经济生活同样有限制，犹太人不允许从事农场业或者交易武器、调味料、酒和谷物。不允许在犹太街之外的地方生活，即便是在街道里，犹太人仍然被限制活动；每天晚上、星期天以及基督教节日期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间，不准离开自己的社区，除此之外的时间，不允许两个人以上结伴在城中行走。犹太人可以进入城里的市场，但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而且进去之后不准碰市场里的蔬菜和水果。不准进入公园、旅馆、咖啡店，不允许在城中风景秀丽的道路上散步，不准接近城中古老的大教堂，只允许从后门进入官厅。每一个犹太人必须每时每刻都要佩戴区别身份的饰物（男人佩戴两个同心黄色戒指，女人佩戴有条纹的面纱），直到 1726 年。除此之外，法庭专门为犹太人准备了一份特别的誓言，所有出现在法庭的犹太人必须宣读，其中的句子包括“上帝对遭受诅咒的犹太人所施加的惩罚和咒骂”。任何其他包括小孩子都可以对犹太人发号施令，而犹太人必须要对此表达尊重，脱下自己的帽子，然后站到一边。出城要有特别通行证，进城则需要支付两倍于异教徒的进城费。

不仅仅是各种限制让这条街像一个监狱，从今天的遗迹还可以看出当时犹太人生活条件的局促。从发掘出的墙基来看，整个街道的宽度不超过 12 英尺（1 英尺 = 0.3048 米），有些地方甚至少于 10 英尺，而长度也不过 1/4 英里（1 英里 = 1609.344 米），从北部的博恩海姆门到南部的犹太人公墓，按照 100 多人的口来看，这样的区域显得格外拥挤，而且不一定从一开始所有的地方都是划归犹太人居住的，但陆续有越来越多的人迁到这里来，到 1711 年时，生活在这里的人数量不少于 3024 人。可以想见，当年的建筑师都是非常厉害的空间大师。犹太城中的房屋都是一排一排地建造，4 层楼，建造的宽度只有 8 英尺。由于建筑太紧密，一旦发生火灾，则会立刻危及整条街道。真实情况也是如此，在 1711 年、1721 年以及 1774 年，整个犹太街曾经三次毁于大火。地小人多，房屋数量远远满足不了需求，导致的结果就是房屋价格，尤其是好一点的房屋价格非常高，购买犹太街北部一个 4 居室房屋的价格甚至可以买下一栋别墅。另一方面，条件差的房屋，卫生设施、光线和新鲜空气都非常匮乏，生活在这里的犹太人的健康受到极大的影响。1795 年到过犹太街的一个旅行者这样描述：“在法兰克福，大部分的犹太人看起来完全像是行尸走肉，包括那些正处在青春年纪的人也不例外……根据他们面如土色的容貌，很容易区别他们和其他极为绝望的居民。”据估计，在 18 世纪 80 年代，犹太人的平均死亡率比异教徒要高出 58%。

歌德在他年轻的时候也到过犹太街，他对这个地方印象深刻，不过并不是什么好印象，而是被这里地狱般的景象震惊了：“空间狭小，到处都是尘土，人群非常拥挤，刺耳的各种说话声音——所有这一切构成的画面让人极不舒服，即使一个人只是在从大门旁边路过的时候向里面扫了一眼，也会产生同样的感觉。我徘徊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敢一个人进去，而且从拥挤的人流中挤出来之后，我还没做好再次去到那里的准备；那里的所有人都会拉住你，不停地推销或求购东西。”后来的艺术家们，像安东·博格，把这里用他们的浪漫情怀美化了，高墙被拆除后，这里甚至成了旅游景点，许多英国人包括查尔斯·格雷维尔以及乔治·埃利奥特都曾到此一游。

还有一个对犹太街熟悉的名人，他是诗人路德维格·伯尔纳，18世纪80—90年代，他就在那里生活，当时他的名字叫尤达·勒夫·巴鲁赫。他对那段时间的生活回忆虽然文字优美，但是显然不那么浪漫：“那就是一个阴暗狭长的牢房，18世纪最明亮的光线都不能够刺破它的黑暗……这条望不到头的长街就这样横在我们面前，但我们身边有的空间只是一点点，这可以让我们在希望降临时能够转过身来。我们头顶上不再是太阳展现出无边力量的天空；天空是看不到的，能看到的只有阳光。身边的每个地方都散发出一种极其难闻的气味，衣服在用来保护我们避免感染疾病的同时，也成为博得同情眼泪的道具，而且还可以遮住旁边围观的犹太人眼里的幽怨笑容。我们在垃圾堆中艰难向前，放慢了脚步，让自己有时间看看四周的环境。每一步我们都必须非常轻而小心，稍不注意就会踩到小朋友。在排水沟里玩耍、在垃圾堆里爬来爬去的孩子就像是粪堆上孵化的寄生虫一样。谁不愿意迁就这些只有一点点玩乐心思的小孩子呢？如果有人认为儿时的玩耍将会反映出现实生活的话，那么这些孩子的摇篮就一定是所有鼓励、所有健康、所有快乐的坟墓。你担心这些塔一样的房子会倒下来砸到我们？哦不，完全用不着担心。它们经过了细致的加固，就像关押叫声清脆的鸟儿的鸟笼，坐落在永恒咒怨的基石之上；它们由贪婪而勤奋的双手修建，抹墙的白灰里还夹杂着奴隶的汗水。不必担忧，它们非常结实，永远也不会倒。”

法兰克福对犹太人敌对限制的态度比德国其他城市更加坚持，即便在



金融第一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传

约瑟夫二世发布了“宽容公告”的“开明”时期，法兰克福对于犹太人的限制依然没有任何放松。一部埃弗赖姆·莱辛同情犹太人的话剧《智者内森》被查抄；犹太社区在1769年以及1784年两次请愿，希望在星期天可以被允许在自己社区以外的地方活动的要求也被拒绝。法兰克福的异教徒们的态度非常坚决，他们不断向当地议会施加压力，不允许哪怕一点点的当地犹太人拥有与基督教徒同等的地位。1788年，一个犹太数学教师刚被允许到犹太街外生活和教学，异教徒居民就开始要求撤回他的执教资格；1795年，一名犹太医生希望出社区执业又遭拒绝。之前颁布的规定仍然严格执行，不允许犹太人在节假日以及星期天在社区外行走。法兰克福对于犹太人的偏见从父辈传到孩子，犹太人遭到了很多虐待，老人们对此似乎也是欣喜的，甚至就是他们传递的观念，认为犹太人跟他们是不一样的，如同前文描述的，大多数时候，他们把犹太人和猪联系在一起。这种风气在军营里也很流行，士兵们在犹太街大门口，仔细检查每一位经过的犹太人，包括他们的衣着、发型、胡须等，只要与规定的有一点点不一样，士兵们就会立刻把这个犹太人抓起来送到兵营里。事实上，在这个阶段，法兰克福针对犹太人的限制甚至更严格了。

虽然遭受着歧视，并且住处像是一个贫民窟，但法兰克福的犹太人从文化上来说根本不是一个低等阶层。到过犹太街的歌德就描述犹太人“也是人，勤劳而且热心助人，并且不得不对他们产生尊敬，通过一些看似固执的习俗，犹太人把自己和传统紧紧联系在一起”。而像前文出现的数学教师和医生的现象也说明这个地区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封闭。即使环境如此艰苦，也可能正是由于环境如此艰苦，犹太人反而更加坚韧。对于犹太人的偏见，可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人们担心犹太人一旦自由，会对本地的经济造成影响，其实也就是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

到18世纪，在法兰克福已经聚集了非常多的商人，这跟这个城市优越的地理位置有很大的关系。这里是德国几条主要贸易路线的交汇处，从北去到南德意志的斯特拉斯堡、乌尔姆、奥格斯堡以及纽伦堡这些地方，或是从南去到北德意志的汉堡、不来梅和吕贝克等地，都会从这里经过；这里也连接着德国与大西洋沿岸、波罗的海沿岸以及近东经济实体的贸易。早从

中世纪开始,法兰克福就会在每年的春季和秋季分别举办两次贸易会,这也更加促进了这个城市贸易的发达。另外,这里的银行业相对其他德国的城镇也更为发达,贸易的繁荣给这个地方带来了欧洲各国大量货币的流通,这里也就成为欧洲的一个货币兑换以及票据经纪的集中地。逐渐地,德意志的王公贵族们将他们的土地收入和其他收入(租金、税收等)以及他们的开支(豪华住宅、园艺以及娱乐)交给了法兰克福的银行家们来打理,这些人的开支巨大,甚至常常超出他们的收入,不过这并不打紧,只要有业务,银行家们就有钱可赚。于是法兰克福金融中心的地位便凸现出来。

人们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到今天,犹太人最被人佩服的一点就是他们精明的生意头脑,这一点在18世纪末的时候已经被人们普遍接受。人们发现犹太人尤其精于金融。不过,在1800年之前,法兰克福最成功的银行家是西蒙·莫里茨·约翰·菲利普·贝特曼和雅各布·弗里德里希·贡塔德,这个时候还没轮到犹太人在金融领域出风头。当时的银行家们引入了阿姆斯特丹的“次等债券”体系,也就是把大笔的贷款分割成小额的贷款,这样可以降低投资门槛,吸纳资金也更加容易。比如在1778年,贝特曼兄弟公司就将一笔提供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2万古尔登(约为2000英镑)的贷款分割成了20份,每份1000古尔登,通过债券的方式销售,然后再把销售债券的收入提供给维也纳财政部(当然扣除掉相应的手续费),将维也纳承诺的利息支付给持有债券的人,这让债券更加畅销。这样的创举让贝特曼兄弟公司业务不断,从1754年开始,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他们贷出的款项额度就超过了3000万古尔登。

在政府的严格限制以及当地人的歧视下,犹太人在有限的被允许从事的领域中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逐渐在商业和金融领域展现出非凡的才能。到18世纪中叶,法兰克福的犹太人已经担当了诸多选邦国和机构的“代理人”,比如巴拉丁领地、美因茨选帝侯国、黑森-达姆施塔特公国、普鲁士王国、维也纳帝国法庭以及黑森-卡塞尔和萨克逊-魏玛。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梅耶·阿姆斯洛来到了犹太街。



犹太人梅耶

从现在能够找到的有关罗斯柴尔德家族早期的资料中，我们能够了解到的情况非常少，有一点发现是，这个家族一开始并没有被称作“罗斯柴尔德”。在16世纪60年代，犹太人埃尔哈南的儿子伊萨克建了一栋房子，叫做“红盾”，红盾正是罗斯柴尔德的字面意思，或许他们家族的这个名字正是来源于此。之后，他们还曾被称作“辛特凡家族”，这是因为他们当时居住的房子叫做辛特凡。然后，一直到伊萨克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也就是梅耶·阿姆斯洛这代，才将罗斯柴尔德确定为家族的姓氏。

到今天，我们能查到的当年的一些资料，主要来自保存下来的他们每个人的缴税和死亡记录。对于梅耶·阿姆斯洛之前的他的家族的人，可以了解的一些情况是，他们也是商人，经营着布料和其他一些小生意，而且还是相对比较成功的。从记录中可以看到，在1585年，伊萨克的纳税额为2700古尔登；5年之后，伊萨克去世，他的墓志铭上对他的评价是“品德高尚、正直、诚实的人”。伊萨克的曾孙卡尔曼的纳税记录显示，他的纳税额已经是伊萨克的两倍还多，卡尔曼也做毛线跟丝绸这样的买卖，他还经营钱币的兑换生意。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后代们兴许是继承了家族的先人们这方面的才能并更加发扬光大了。到卡尔曼的儿子摩西的时候，因为他先后娶了一个收税官以及一个医生的女儿，这让家族的地位得以提升。后来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无一例外地都在寻求和政府的密切关系。卡尔曼的孙子摩西·阿姆斯洛正是梅耶·阿姆斯洛的父亲。摩西·阿姆斯洛在商业上并没留下什么记录，墓志铭上对他的评价是“他总是要留出时间给自己来钻研犹太法典”。这时候他们家族的经济条件还不错，居住的房屋兼顾工作，一楼办公，二楼厨房，上面做卧室。

因为摩西·阿姆斯洛自己喜欢钻研犹太学问，他后来也把梅耶·阿姆斯洛送到了菲尔特的希伯来语学校学习。跟父亲不同，梅耶·阿姆斯洛对于学习这些并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但是他仍然学得非常认真，按照撰写了梅耶·阿姆斯洛传记的科恩的说法，他“学习他们的宗教，只不过是為了成

为一个好的犹太人”。之后，梅耶表现出了对商业的极大兴趣。在梅耶·阿姆斯洛年仅12岁的时候，父母先后因病去世，据说是死于瘟疫，于是梅耶在菲尔特的学业被迫中断。梅耶·阿姆斯洛没有回到家中，而是去了汉诺威，开始接受商业启蒙。

很多年后，梅耶曾经回忆说：“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商人，但是我做生意没什么组织性，因为我还是一个学生（学习犹太法典），没学过任何（有关商业的）东西。”

在汉诺威的这段时间，梅耶·阿姆斯洛学到了很多，他最开始到了沃尔夫·雅各布·奥本海姆公司做学徒，在这里，他深入地接触了一群特殊的犹太人——“宫廷犹太人”。这个群体里最出名的一位应该是约瑟夫·祖斯-奥本海姆，他当时是符腾堡卡尔·亚历山大公爵驻法兰克福的特使。不过，在梅耶·阿姆斯洛出生前6年，祖斯-奥本海姆以攫取的政治权力过大的罪名被处死。有记录显示，梅耶·阿姆斯洛的祖父摩西跟祖斯-奥本海姆之间做过一次票据交易。从这些人这里掌握了专业经验之后，1764年，梅耶·阿姆斯洛回到了法兰克福。

回到法兰克福的梅耶·阿姆斯洛决定从珍稀钱币、徽章开始自己的买卖，虽然这行的门槛很高，专业理论很复杂，不过梅耶熟知塞缪尔·马代有关钱币、徽章的分级，并且收藏钱币、徽章的都是有钱有势的贵族，这意味着一旦有所成交，就可以和权贵攀上关系，梅耶在汉诺威的时候可没少见识那些“宫廷犹太人”的特权。很快，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梅耶成功地将一些珍稀徽章卖给了出身显赫的客户，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就是黑森-卡塞尔的王储威廉。威廉对钱币与徽章的收藏很痴迷，梅耶和威廉的第一笔交易是在1765年6月，交易金额为非常廉价的38古尔登30克罗伊茨（1古尔登≈75克罗伊茨）。之后，梅耶迅速与威廉熟络起来，到1769年9月，梅耶终于获得了“宫廷犹太人”的身份，他以极快的速度混入了权贵的圈子，这时他才25岁。

梅耶在挑选婚姻对象的时候也是极其精心的，为了更有助于他在宫廷和商业上的地位，1770年8月，就在他获得“宫廷犹太人”头衔的第二年，他迎娶了另一位“宫廷犹太人”沃尔夫·所罗门·施纳佩尔（服务于萨克逊-梅